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449号

投稿邮箱:xinfukan@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你好,跑友

□南京王慧骐

在“微信运动”里,我发现有不少朋友几乎每天都为我点赞。其实很惭愧,我的所谓“运动”大都不是出于自觉,那上面反映的步数一是很少,二是都跟日常生活有关,比如跑了一趟小菜场,到门口菜鸟驿站取个快件什么的。比起那些动辄几千步上万步的友人,差距大了去了。我知道朋友们给我点赞,那是在鼓励我,顺手打个招呼,表示问候。

看到那些熟悉的名字,因而生出几分惦念,也会忆及一些与他们有关的往事——

宗老师是我尊敬的吴周文先生的夫人,我的师母。不知她还每天画画吗?吴老师走了有三年了,她经常会被在深圳工作的女儿接去住上一段时间,但我知道较多的时间她还住在扬州大学文学院那处与吴老师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屋里,那里有太多让她留恋的物件与气息。她每天的步数总在五百步上下,估计同我差不多,也就在住处附近活动活动筋骨,和邻人说话吧。

书明是我二十多前在一家报社工作时的同事。那时候值夜班,等候看大样的空当会相互串个门,讲几句闲话。他毕业于一所畜牧学院,但人很聪明,搞报纸也成了行家。闲聊时他经常会同我谈他的母亲,讲小时候母亲怎么照料他。他的那份孝心让我愿意走近他,因此有了较多的交流。前两年他也退休了,而且做了爷爷。有一次跟我通电话,说住在老家帮着带孙子呢。他每天的步数有八千多步,锻炼的意识比我强多了。

步数常常名列前茅的周浩,真是久违了,有三十多年没见过面。那时候他同我一样还是个小伙子。结婚不久的我同他父母是邻居,他每天来父母家吃饭,自然也就认识了,还很谈得来。他当时在一个厂里工作,跑业务,人很能干;后来我工作的文化系统创办一个公司,把他“挖”来了,他同样干得很出色。几年后我调离了那儿,他们夫妻也随女儿去了上海生活。他是个热爱体育的运动达人,经常参加全马、半马的赛事,他的微信头像是跑马拉松冲刺压线的一个镜头,十分威武。

子麟,我称其兄,要长我几岁。在我年轻时工作的那个县里做过镇长和计经委主任,为当地的工业发展做过不少的事。他还另有一手绝技:自幼从父辈那儿学来的金石、竹刻技艺,在他手上得以发扬光大,他精心创作的大量竹刻作品,使他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授予的“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并被认定为这方面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除了这些,我更钦佩的是他精神意志的强大,早几年他唯一的爱子因病而英年辞世,白发人送走黑发人后,子麟兄抹去泪水,挺直腰杆,复又操刀端坐于雕刻桌上;每日晨起他仍以矫健的步伐奔走于公园小径。“微信运动”里显示的步数,是他顽强生命的一种宣言。

感恩信息时代,手机让我们互联。身处不同的城市,我们能获知友人脚步的迈动,并且在这样的背景下互致问候,向那些牵挂我和我牵挂的人道一声:朋友,愿你安好!

为我不是睡在阳台上。而如今它睡到了楼道里,这真是让人难过。

我妻子是元宝最狂热的粉丝,她跟邻家商量,能不能让元宝夜里住我们家?邻家说好啊,他们其实也舍不得元宝住楼道,只是怕它影响婴儿,不得不如此。第一天我们成功了,妻子将它的窝、饭盆、水盆,全拿到了我家里,它稀里糊涂跟着进来了,我们锁上门,它在门边蹲了一会,见我们没开门的表示,只好进窝睡觉了。第二天早晨六点钟,妻子起床,发现它已经蹲在门边了,妻子一开门,它就冲了出去。第二天晚上,我们叫它进来,它死活不进。妻子又把它的窝拿进来,它索性直接睡在楼道的地板上。它现在不仅晚上不进我家门,白天如果不是朵朵领着,它也不进了,因为它怕我们锁门不让它出去。妻子很伤心,说:“我对它这么好,它却这么对待我。”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它为什么晚上就不在我们家睡呢?我们家虽不是金窝银窝,但总比楼道好吧?无奈,我们只好又将它的窝拿出去,它爱睡楼道就睡楼道吧。

元宝在楼道里睡了二十来天,每晚睡前,我都要跟它玩一会。我抚摸它,它发出低低的伤心的呜叫声,四脚朝天、肚皮朝上,仿佛在向我倾诉它心中的委屈。那时候,我觉得元宝真是条好狗,忠实于自己的主人,忠实于自己的家,这不就是狗最好的天性和品质么?而且它还那么有品位,懂得欣赏壮丽的长江风景呢。我们家前面的江面真的很美,长江在这儿拐了个大弯,我们面前还有两道长长的沙洲……我们早出晚归,除了给它点吃的,不陪它玩,不带它出去溜达,不为它洗澡除虫……它凭什么听我们的?我也只好低声安慰它,说半年很快就会过去,小妹妹都快满月了,等天冷的时候你就可以回家了,我们就会一起看江水,或各看各的江水了。

像一条条不可一世的绿鳞。我鼻子一酸,喊了声爹,父亲猛地一转头,浑浊的眼睛一下子亮起来:“哎呀,咋回来了?”

不顾父亲的阻拦,我二话不说,钻进麦垄,和父亲一起薅草。草根又韧又滑,不消半垄地,我的掌心已火辣辣地疼。抬眼望不到头的绿浪里,我一边大口喘着粗气,一边劝父亲:“爹,草太多了,就算薅干净能多收几斤麦?咱又不缺这个钱。”父亲掐断一截燕麦穗,青汁顺着指缝往下淌:“庄稼跟哑巴孩儿似的,受欺负了只会憋着。咱当爹娘的,能装瞎么?”

父亲的语,像颗硬麦粒,硌在我的心上。我抹了把汗,把燕麦草攥得紧紧的。阵阵疾风掠过麦梢,千万株青苗,沙沙地往父亲身边倒。

与『粽』不同的乡愁

□太仓李仙云

每年一到这古人“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的端午时分,我总会想起母亲挎着装满丝线布头的蒲蓝,坐于家庭院的满树榴花下,清风逶迤间一盞盞红灯笼似的花儿在枝桠间俨如顽皮孩童,在俏皮逗趣地荡来漾去。母亲用零碎的丝绸彩缎一针一线为我缝制香荷包,空气里蔓延着清馨怡人的草药香。我拎一个小蒲团挨母亲坐下,时而望眼欲穿地瞅向紧闭的院门……

在那个味蕾寡淡的年月,一到端午,看到爷爷手捧油喷喷的麻纸包从集市归来,我便迫不及待地飞奔过去,那里包的可是我舌尖上最贪恋的炸糖糕,咬一口味蕾生花般从舌尖甜至发梢,有时稍有不慎将碎渣撒于地上,立刻就馋得一群蚂蚁围拢脚下,能急慌慌抢得打群架。那金黄酥脆食之甜到发齁的圆溜溜的小糖糕,就像打开我端午记忆大门的那个“芝麻开门”的秘咒,能瞬间将我送回往昔的漫漶岁月里。

家乡的端午有个习俗,此时麦子已颗粒归仓,也便到了出嫁的女子左手捧糖糕右手拿黄杏回娘家探亲望母之时。而这一天,也是我们与姨妈一家人亲切“会师”的日子,如交换信物般,母亲将亲手缝制的一串香荷包递与表妹,姨妈则给我的胸前系满了老虎、南瓜的萌荷包。外婆的家住在镇子上,出门走几步便到了人流如潮的集市里,那里是我和表妹童年的乐园。我时常牵了表妹的手,一边美滋滋吃着酥脆香甜的炸糖糕,一边在摩肩接踵的人流里穿梭,最吸引我们姐妹俩的,就是路边摊上的小人书。

漫忆间眼前倏然出现“蒙太奇手法”般的切换,那年端午我静卧病榻,小表妹买了我最爱吃的炸糖糕,我含泪一点点咀嚼,平日里的香甜之味,在精神坍塌之时却如品黄连,心间尽是苦涩。表妹满脸疼惜为我揉搓着布满手术伤痕的背部和麻木、肌肉萎缩的双腿,亲亲的姐妹“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多年后的端午,亲人早已去了不可知的远方,我也漂至千里之外“端午食粽”的他乡,可我的舌尖依然固执地独恋家乡那口与“粽”不同之味。丈夫翻遍美食视频,竟撷起袖子打算跟着美食大咖来一次大胆尝试,他在“咕嘟嘟”的沸水中撒入白糖,边放面粉边快速搅拌,随即又像个“老把式”,用干练麻利的动作把烫好的面团“啪”一声,摔至抹了油的砧板上,我则配合着用面粉加白糖做馅料。最让我开眼的是那双平日在单位做仪表外框的手,捏起糖糕来也能“依葫芦画瓢”,一块面挤握于掌心捏个小窝,裹上糖馅捏圆,随即一个个丢入沸腾的油锅中,瞬间一锅糖糕像鲜花绽放般开始膨大浮起,滋滋甜香盈满鼻翼。炸至金黄滚圆,我便急不可耐地下箸夹起,虽无脆得掉渣的口感,倒也满口香酥,我就暂把这“萝卜当人参”,慰藉一下那裹于舌尖的满满乡愁。

若要问这与“粽”不同的糖糕妙在何处,他日端午您若游至“八百里秦川”的太姒故里,不妨去那种老字号的小吃店里尽情品咂,保准能让你舌尖生欢食之赞叹。

黄瓜架下彩蝶翩

□安徽蚌埠徐玉同

记忆深处,坝埂那一片翠色欲流的黄瓜地总在浅夏的微风中轻轻摇曳。那些攀援的藤蔓像贪凉的孩子争先恐后地爬上竹架,又慵懒地垂下蜷曲的须蔓。鹅黄的小花是大地别在绿裙上的金纽扣,在渐热的阳光里打着盹儿。

晨露还未褪尽,蝴蝶们便开始了它们的狂欢。看呐!这只披着晚霞色薄纱的,莫不是偷喝了王母娘娘的琼浆?那对素衣翩翩的,定是月宫里偷跑下凡的玉兔化身。最活泼的是那只翠蓝斑点的,忽而掠过叶尖,忽而停驻花心,活像个贪嘴的小童在偷尝蜜饯。它们的翅膀上,可绣着织女新裁的云锦?还是沾染了端午时节的艾草清香?

我总爱蜷着身子钻进黄瓜架,让肥厚的叶片为我搭起绿荫凉棚。在这里,时光变得黏稠而缓慢——蝴蝶振翅的声音比知了和狗的叫声更清脆,花粉坠落的轨迹比雨丝更透亮。那只黑底金纹的凤蝶总要在我的指尖停留片刻,莫非它把我当成了会移动的休憩站?

多么灵动的小精灵啊!它们的翅膀是彩虹的碎片,是晨露凝成的珍珠,是浅夏最动人的诗行。当它们成群掠过时,整片菜园便扬起彩色的轻纱,连最稳重的南瓜叶都禁不住轻轻颤抖。

多年之后,我仍时时回忆起这方寸天地间比童话更真实的梦境。没有空调的嗡鸣打扰清梦,没有玻璃幕墙反射刺眼的光,只有蝴蝶用翅膀丈量着每一寸温暖的阳光,用舞步描绘着浅夏最甜蜜的私语。它们的生命短暂如昙花一现,却把每一天都过成了盛夏。

这些不知疲倦的舞者,可曾参透了生命的奥秘?当我们在水泥森林里追逐虚名时,它们依然守着最纯粹的约定——为每一朵花做媒,替每一缕风引路。也许真正的智慧就是做一只浅夏的蝴蝶,在有限的光阴里舞出无限的绚烂。

如今每当暑气渐浓,那些斑斓的翅膀就会在记忆里掀起清凉的涟漪。它们飞过的轨迹,早已在我心田播下永不枯萎的盛夏。在这个浮躁的世界里,我们是否也该留一片绿荫让心灵像蝴蝶般轻盈起舞?

睡楼道的元宝

□安徽安庆余毛毛

元宝什么错也没犯,却被逐出家门,开始睡楼道。它是邻家一条一岁半的小狗,是柯基和中华田园犬的“串串”。我感觉它两种狗的优点都没吸收,却吸收了它们的缺点。它脾气暴躁、傲慢、顽劣、不聪明、不听话。但看上去还是非常可爱的,它养得肥肥的,走起路来屁股一扭一扭,肚子几乎拖在地上,从它八个月的时候起,就再也没有长高过。

元宝之所以被逐出家门,是因为邻家有了二胎宝宝,怕元宝身上的毛发和细菌影响婴儿。元宝也不能在家洗澡了,邻家在宠物店给它买了月卡,定期到宠物店洗。它这样的命运其实算是幸运的了,因为早在婴儿出世几个月前,邻家女主人就准备将它送到江南的乡下,说是等婴儿到半岁的时候,再把它接回来。元宝是我们的好朋友,元宝的姐姐、11岁的小女孩朵朵也是我们的好朋友。朵朵天天领着它到我们家,吃东西,打闹玩耍。我们舍不得元宝,朵朵更舍不得元宝,我们就给朵朵出主意将元宝留下,先是做通了奶奶的工作,然后又做通了她爸的工作,最终,她娘同意将元宝留下来。所以说元宝睡楼道,是妥协的结果。

元宝的窝本来在它家阳台的一角,和我在阳台上的沙发一个位置,我们的阳台并排,都在30层大楼的顶层,都正对着伟大的长江。我和元宝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看江水,我时不时就能看到它蹲在它的窝里看着江水。有时它到我家来,如果我坐在阳台的沙发上喝茶看书,它也过来,蹲在我的膝边,这时我就将书放下,摸着它的脑袋,我们一起看江水。江面上貌似除了船外,啥也没有,但我知道,江水随着季节、天气、时间的变化,有着无尽精彩的组合画面。我固执地以为元宝也知道,否则它何以那么喜欢看江水呢?它能一动不动地一连看好几分钟。元宝看到的江景应比我多,因

和父亲一起薅草

□新沂顾士忠

难得回一趟老家。见父亲不在,我问母亲:“妈,爹上哪儿去了?”母亲往田垄方向努了努嘴:“你爹到田里薅草去了,麦地里长了好多燕麦草,把小麦都缠住了。昨儿就薅了一整天,夜里疼得直捶腿。”说罢又叹气,说都怪自己腿脚不争气,要不能搭把手。

父亲年轻时扛过太多重担,如今七十好几了,在田里站久了就腿疼。此刻他佝偻的身影仿佛就映在我眼前,单薄的膝盖在风里打颤。

我赶紧奔向离家一里远的麦地。果然望见父亲弯成一张弓,灰布褂子沾满草屑,正甩着胳膊薅草。走到田埂细看,我心里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燕麦草张牙舞爪缠裹住麦苗,